

9

8° P. or. 544 (9)

W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詞曰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相讐謀。平白地送暖偷寒。平  
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弄舌。水晶光不住撒。  
蘸剛鞭一味撲。

右調川撥棹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  
鋪中去了。急急赶到家中。因和來保計議。二人相合。只來  
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拿個帖兒對廳  
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廳



伯爵家他娘子見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裡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內攏院裡。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雨擎。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見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雨擎。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往禁裏。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

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開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急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可貴

伯爵家他娘子見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沒在伯爵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後攔院裡扒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雨擎。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見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雨擎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往。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

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開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將○花○園○一○描○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

俗

裡面二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

二爹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

○童○明○眼○人○自

知

○映○書○童○

見便道請坐俺爹剛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

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

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隔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

來這里問

○婦口

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

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

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

西門慶掣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綺絲一疋鸚哥綠潞

細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

○挑○爲○內○室一

○挑○也○

正鋪着大紅氈條紵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

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撇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房中情事如画尽偏干忙中弄此閒筆西門慶吩咐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纏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鬻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裡上宿家下役人。

止是他娘子見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  
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繇  
分說羣住打了箇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了往  
本縣李大人那裡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  
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  
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情○事○如○西○○○○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擎出來與  
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  
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  
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  
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

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  
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此時我拏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分付  
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  
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一發好了。那韓  
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  
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  
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  
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  
卽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  
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要提刑官。乃只爲如此。勾當用得着。那節級應  
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卽一同跟了他。幹你

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  
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  
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  
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  
糟鮆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  
了○補○問○請○映○出○新○夏○文  
寄書包占諸事情細甚後  
出也  
了那兩尾好鮆魚與我送了一尾○補○問○請○映○出○新○夏○文  
房下說擎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  
塊兒擎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攬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  
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  
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

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換了幾兩銀子新

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擎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擎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譚自造荷花酒。兩包槽鮆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綉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提刑官好作用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箇錢的。夏夫人

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過些兒拏甚過目哥

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

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度有

事不論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

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

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

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備又  
插此

文間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

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

面面相覩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擺子

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

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間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

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妙○便○弱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

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

賣人開口即妙，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

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

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

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才淫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

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

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腳二十六路上走不

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

慶欠身故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

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

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裏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

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

他妻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

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除起光棍！他既是小畜生，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  
你怎樣人，如何敢越墻進去？却亦有理。况他家男子。  
○官府如何知得馬切。  
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強詞可畏，百忙中點愛姐。喝令左右擎  
火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況  
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  
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  
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回。四人  
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怕他，你  
四個若送回，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  
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

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

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

○席○一○筆○妙○絕○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

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

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再央

○只○在○這○邊○口○中○說○出○妙○妙○吳十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在的開細絹鋪廬

○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

○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干是車淡的父親開酒

○情○色○出○捉○奸○氣○也○使○銀○子○財○止○故○加○一○開○酒○店○便○使○四○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擎○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

○字○皆○現○氣○妙○絕○攏○之○筆○予○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

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旣替孽孩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加

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廝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插著金頭蓮，辯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襯兒涼鞋，淨儀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盡。童見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擎茶與應二爹，你不勤，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得寵口角如画那小廝就擎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

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吩咐教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乾燥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

段子不獨自一回史還皮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

達個灣兒替他說過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  
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鉗下一兩五錢來教人買了一鑭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金蓮出門妙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

早○為○書○

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床上引着玳瑁  
○城○影○和哥兒○妻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  
○無○禮○之○甚○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  
○無○禮○之○甚○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  
的怎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  
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  
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  
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絕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  
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  
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  
○曲○曲○折○折○今木兒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

○情○可○莫○。

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多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隲李瓶兒笑<sub>坦</sub>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舖換錢子是不吃小鍾<sub>無禮之甚</sub>迎春取了箇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對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盛了頭起來一吸面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嘎飯揀在一箇

。○舞○武○之○告○。○。  
孽兒裏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  
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裡還剩了一半點心嘍  
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罇酒請了傅夥計竇四陳敬濟  
來與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  
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  
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  
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扭到廳上與  
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没人西  
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市儂走到書房內坐下書  
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

如。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

的到房裡與小的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  
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  
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籃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  
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籃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  
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  
口糯米牙見如何不愛于是淫心皺起摟在懷裡兩箇腮  
脣咂舌頭那小郎口嚼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  
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  
他少要吃酒只怕摺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箇

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箇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閻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見了，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刑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逕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牆，只見書童兒在窓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見。那平安就知

聽見裏邊氣呼呼的，地平一片聲。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你身子調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擎水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盡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顧問是那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得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著。

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賒了丁蟹子四十鑪，河清酒去  
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鑑匙取去。李瓶兒還有  
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鷄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  
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

間中一插

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嘵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

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相起問李  
瓶兒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

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

○諱○話○怒○月○娘○不○舉○

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這一起尤棍既是

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  
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幾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

西門慶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  
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  
有些方便兒也是你箇陰鷙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  
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  
撥打人得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  
事豈到你用情兒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  
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  
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  
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  
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  
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打

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  
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按着桌兒且兜鞋  
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懷待吃西門慶道你看

呆桂

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

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

心裡本不待吃這○是○捨○匪○竟○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二○一○就是娘在家遇

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

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

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

在手裡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一路寫其不得意處說道你不要教

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此三西門慶隔

窗就叫平、女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擎箇燈籠接去罷、平安兒于是逕擎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箇是熟擡轎的、一箇叫張川兒、一箇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扯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外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擎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

子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褪尿出來的孩子。拏整綾段尺。  
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  
妻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箇可是使不  
這箇可是使不  
得。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

能養活的大夫。年東門外一箇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

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算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

成羣米糧無數了鬟侍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

倍矣

比六房加

八箇要箇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裏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裡沒求到不想他第七箇房裡生了箇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望錦繡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箇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又是一休怪箇人家休怪小的說倒是潑毛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

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裏都來打了些，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舖子裡，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

買了許多東西，喫飯在來興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裏，又買了兩餅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舖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與衆人打夥兒，直到爹來家時分，總散了金蓮道：他就讓你吃些，平妥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相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吃他

弄的壞了

各人  
的醋

妙絕

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裏吃酒吃

的多大回平安見道吃了好一回見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纏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只平安道爹也打牙枯住子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賤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然則琴童豈不囑賣了兒子乎金蓮道恁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付平安等他再想那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誰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娘那里箇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箇炕上誰住他

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說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連來拜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裏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兄教迎春快攀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又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文○心○口○弄○下○才不大胆。什麼何○物○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吃了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

精妙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御書瑞雲後林集

御書瑞雲後林集

西門慶爲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詩曰

娟娟遊冶童

結束頰妖姬

揚歌倚箏瑟

艷舞逞媚姿

貴人一蠱惑

飛騎爭相追

婉變邀恩寵

百能暗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

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蓋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豈是中<sub>口</sub>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sub>言</sub>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金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見問他計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那平安兒在門首把眼見睃着。他書童干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曾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當情兒一  
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

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

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  
○也○是○吃○當○上○也○  
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  
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  
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  
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擔的人家幾兩銀子  
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  
鋪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  
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

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來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翠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

邊良久，西門慶掀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閂上用手摟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王莖。西門慶問道：「我見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窓外聽觀。小的出來，香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事。」打聽這件事，一聞知走夫報與金蓮。原該打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叢

打

打原該

金蓮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

通鑑

墻只見畫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畫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寫生○冤家見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閂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寫神○等倘倘見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扯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知道幹的什麼蘭兒恰

侍寵處

是中規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根前搆寫字他便倘

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  
怕。有。鍋。鑊。吃了。他。是。的。心醉話。見。賊。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  
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閑。着。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  
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浩。身。睡。娇。乾。  
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見。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  
看。着他。寫。禮。帖。見。來。我。便。挺。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閑。着。  
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  
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生。日。掠。了。個。帖。子。  
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  
○○活○相○逼○人○  
不。教。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見。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别。人。  
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没。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

前邊厨櫃內擎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擎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二荅兒尋下來罷。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絳絲、一疋翠藍雲霞、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擎帖、段子鋪討去罷。帶慚妙 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

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諫，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  
○○○平○押○一○峰○知○是○子○兄○弟○處○生○來○非○生

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

扭強捏

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桶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  
 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桶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

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繇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字不提。見白賚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盃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絞火的硬染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櫈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十弟兄如此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磨諾抱尺

金瓶梅卷一百一十一  
白賚光舉手道一句次第說來。坐的哥

西門慶道多謝聖意我也常不在家且逐衙門中有事弟

兄如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慶西門慶道日日

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盡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塞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一虛明日嘗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一虛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一實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騎馬一虛童太尉侄男童天爵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一虛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總擎上茶來白賚光總擎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擎着大紅帖兒在裏飛跑報

可 蘭 貢 光 可 喬

莫 可 喬

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奉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裏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入尋個菴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厨役早去。

夏提刑辭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免罪。又吃了一道

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賚  
 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  
○紹○備○竟○拿○無○味○可○憐○十○弟○兄○老○孫○雖○年  
 個月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  
如此冷去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  
 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曾、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  
 没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舞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  
 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  
 個張主、不外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前說、散便  
 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人情如遇閑時在吳先生那裏  
 一年打上個醮、答報天跑就是了、謠你們會不會、不  
 消來對我說幾句話、捨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

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櫈兒，華亭四葉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鑊大錘來斟與他吃了。自賚光纏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了。」幾錘白賚光纏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自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說的臉蠟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日大叔來時，小的回說了。」

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  
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桶子坐下、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  
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胆子、見人進來、  
你在那裏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  
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  
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工  
個套上拶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  
委實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緇子綰住、跪  
下稟道、拶上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  
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  
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

軍同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聾呼喚<sub>悉心</sub>西門慶罵道我尤

<sub>哉</sub>

西門慶罵道我尤

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

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塗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

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

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

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叫<sub>小人得志</sub>乃如此這裡西門慶在前廳拶

<sub>乃如此</sub>

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

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覲金蓮便問<sub>此處○先○拂○五○壁○竟○一○變○</sub>

你在此聽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

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

回來王婆牛二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

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

○明○點○平○梳○

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

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

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

雖妬口却亦恰當

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

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

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秋秋小廝攬了人家說事

幾兩銀子。買兩盒嘉飯。又是一罇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

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纏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

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揷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

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枯子。進去見門閂。閂着就

在窓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

軍同前解了。拶子解的直顰呼喚忍心。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叫。小人得志。乃如此。這裡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覲。金蓮便問：你在此聽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見

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

○明○縣○疏○

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

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

恥兒也怎的

雖妬口却亦恰當

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

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

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秋秋小廝、攬了人家說事

幾兩銀子、買兩盒嗄飯、又是一鐸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

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纏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

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挿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

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閂着、就

在窓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

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瞭子成那拍蠻奴才到明

金蓮亦必在內

明八

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脚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

金蓮

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

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肺蒂兒偏歡喜的只

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

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

眼鷄一般每語必插自己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

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那人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

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大白日裏和賊蠻

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  
擎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走  
上尋去賊人胆兒虛自知理虧擎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  
服來親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  
○真○有○此○等○利○口○可○恨○可○恨○  
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  
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終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  
我願世世不見此等人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  
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  
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  
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富合的是平時失寵語是平時失寵語玉樓戲道  
是一時得意話六了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說着兩個笑了只

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蝴蝶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

豈賢婦平白人話

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簾子坐。

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謊談。不說來挑嘴坑罷了。  
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邊吃螃蟹。月娘分付小  
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  
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  
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金蓮取死在月娘道這咱晚此等尖處。月娘道這咱晚  
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  
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  
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乞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  
來到外邊責四來。興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甚麼打  
你。平安哭道我知爲甚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  
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裡。你看着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

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直等擎酒來吃了，總去倒惹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背下過來，見道燬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額根軸子燬弔了，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耻，來我家，鬪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燬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燬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

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  
不是常去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便明些不教  
下人唾罵玳安在舖子裡箠頭箠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  
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鰲的我疏虧你還答應主子當  
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  
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  
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  
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總爲玳安  
出色與春  
每一賣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纏學閑閑他又  
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賣四道他便  
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拶了一拶子是甚

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  
套在拶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揀着手只是哭、玳  
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餃子兒爭纏兒拴  
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廝熱亂不題、西門慶  
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  
打發人上東京一語接入無痕送蔡駢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  
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  
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  
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  
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罇金華酒、一隻水晶鴨、一副蹄

四隻鹿肉四隻燒魚、沽半斤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

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擎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里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卽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鵝酒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教小廝擎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駒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

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領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鴨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與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開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擎來桌上擺了許多下飯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熟了擎

來文書送與酒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

怎的不擎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  
西門慶道：傻狗才那里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  
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  
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擇幾個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  
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擎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麼  
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見斟酒、說  
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  
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纏吃這鍾酒、那書童纏待拍  
着手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  
似虎、下邊搽畫裝扮起來相個且兒的模樣纏好、總是奉承那能

因時致宜故妙

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見西門

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事一歪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  
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  
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  
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雙閨點題面前  
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  
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擦抹起  
來。儼然就如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  
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  
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  
本章傳聞了涼兒。稍已寓逃走消息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到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妙語伯爵道：你不吃，我就餡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

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豈能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

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錘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韓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

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貴四哥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貴四道：「前一層、總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日。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草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丈人也。」

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費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閑外看那庄子、今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親滾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拆賣有眼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已方蓋造都有可嘆、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乎搃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費四、你明日拏

角定大限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折了

來罷，賈四道：小人哩！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賈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箇骰盆兒。俺們行箇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箇骰盆來。  
映瓶兒

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

好酒

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呼個小廝，擎燈籠接去。  
與○前○金○蓮○熱○特○照○

因問那兩個小廝在那裏。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燈籠接去了。  
擂龕處刺金蓮門外一同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

唱曲兒說笑謔兒兩椿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  
狗才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官我  
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  
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  
說道張生醉酒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  
是個么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帝  
大拍着手兒道我唱箇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擰達眉蹙春山眼橫  
秋水鬢綰着烏鵲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  
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

因緣便是那般故苦難的菩薩

已爲王六

伯爵吃了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看西門慶唱謝希大擎

色

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荸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箇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認的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鎖與表記多少重五六

財

妙

謝希大

十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了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駁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不讓便帶嘴意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一個缺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明使貴。○四○嫂○爲○王○六○兒○辛○寵○夫○未有○六○兒○先○挿○五○見○何○等○筆○力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謊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

有刀鞘兒了。

河

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

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鐘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總待掣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窑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看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慶計你擲罷。此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繖兒鬆了些，吊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楣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一語點醒正丈頭

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擎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裡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裡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夫了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擎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

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籠來，畫童道：「我此處又一○路爲○曹童寫請卜斯作一拔掩快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賤賊，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見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

雖是金蓮，間氣却是爲著小廝，無奈是此回

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落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  
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  
幾句我把<sub>正文</sub>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单揀着有

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踢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

信那斜汙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

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

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

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寵恐怕哭壞了

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

子不要悅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

你的金蓮是本要冤差了令龜上着一把兒熱

籠上着一把兒總奸俺們天生就是沒運的夾玳安道

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

西門打平安金蓮屬玳安通透相對

蓮道你這欺心的凶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

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饑氣

的管生平白爹使我接去却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

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里哩來安道

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

個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二人回走到捲棚福子

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

只相線兒提的不甚令眼一觀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不

一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不堪觀

翠童見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擎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丟

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

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出盡了西門慶

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纏往後邊去了散

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金

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

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耻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

六娘來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

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

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

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耻的貨三等兒九般使

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  
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金蓮道再  
要來休要與秫秫奴才穿一語帶住書章一篇文字說畢見西門慶不

來使性兒閑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

換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觀房子小說也有幾兩銀

子背工行令之間可可兒賁四不防頭說出這調笑話兒

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下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有梳

害惟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

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

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

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

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  
貢四這狗嘴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在碗兒  
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

又明出

我昨日

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  
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  
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

正是

祇恨閒愁成懊惱、豈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詩曰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豈不憚跋涉

深懷國土恩

季布無一諾

侯羸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

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卽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十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答差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

什麼營生就志死了寫本人之。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晉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慳死了寫逢迎如画、叫了媒人佈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

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

不嫌出妻戲子矣可笑可

嘆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

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

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

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漿、比不得買

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

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尋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

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

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

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亥

服詮僕未辦、還待幾時完畢、然則月娘非老實者、這里差人送去。

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後  
 總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  
 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  
 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  
 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總辭朝京中起身。翟爹  
 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裡多少只  
 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裡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  
 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  
 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  
 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悅取中  
 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悖之弟。係黨人子孫。不

借民

又是

來人口

說

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授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先拂且安枕

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

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在話下一日

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

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

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

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

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

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

好禮亦是老爺台舉見故里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

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  
 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  
 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  
 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  
 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  
 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  
 接至廳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慕  
○請○雲○等  
 状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  
 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  
 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峰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  
 輓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望乞寬恕因問一位老先

○問○狀○元○仲

鄉可

知、吳市、井

生仙鄉尊號蒙狀元道學生水貫濂之臣廬人也號號  
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首親安進士道學生  
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  
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  
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峰扶持  
龔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  
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叙畢亂話請去花園捲棚內  
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旣  
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今人常套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  
螭居伏乞暫駐文旆小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

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閣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此山，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內中一個說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裡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  
上同  
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敘流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

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審了一回、摺下臺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價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又爲書童描寫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日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奇子孝荅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口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洛陽遙遠、幾時昇上九重。

金殿刺人宦海

邊書童答道此是画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

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諳繩綯捲料應夫婦非今世

又刺入鰣

又刺入魚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  
大夢官辭。

手兒兩個，一

遙一口吃酒

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

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

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

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

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是欲留西

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

止留一二答應、其餘都吩咐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  
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雨，着棋子弟唱了雨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正意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峰尊命一定謹領。反說雲峰狀元掃地矣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墻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裡面，燙騰騰掌着燈燭，小

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聞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樓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擎住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又自捕一曲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

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籠兒高擎玉筯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所上罷酒伺候饌飲下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細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

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  
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安進士道蔡  
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贍表情而已老  
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  
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  
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  
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又爲後會  
作引西門慶道學生蠟居屈尊多有壅慢幸惟情恕本當遠  
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  
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第三十七回

馬媽媽說嫁婦愛娘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詞目

淡粧多態更貽的頻回眸。便認得琴心先許與  
綰合歡雙帶記華堂。風月逢迎輕噦淺笑嬌無奈。  
向睡鴨爐邊翔鸞屏裡暗把香羅偷解。

右調薄倖前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遣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  
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廝叫住到面前問  
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  
兩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

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

來十分人材屬馬的

艾○必○午○時○更○可○用○也

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

首過他娘請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纏弔起頭

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

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思精畫

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你

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

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

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

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

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

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  
 近只在一磚不足別人是你家開織線韓夥計的女孩兒  
 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  
 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  
 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  
 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諱  
 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  
 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  
 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裏  
 沒些備辦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  
 應衣服首飾粧奩牀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

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

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

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

愁個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裡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

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

看罷他那里要的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

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樂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

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

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

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

○以○是○內○爲○攻○著○  
見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

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

稱呼

妙絕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

路提後文

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

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

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

提是令處增神

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

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盃乾淨剝下菓仁

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揷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

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

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人裏面坐了良久玉

一路寫些媽媽出一色特與這兒之

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  
○奇文○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立色段金比甲  
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生的長挑身材紫  
膚色瓜子臉描的水鬚長長的正是未知號裡何如先看  
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嬌嬌嬢嬋嬋染鈐  
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画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  
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  
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車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

來韋道國有這一回誰入在家怪不得前些那些人鬼混

他一  
事。挑起。○反○重○細○母○  
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  
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展也磕了四個  
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擎茶出來。婦人用手指去蓋  
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  
疊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自與六兒  
愛姐却于此處先描。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一方。金戒指四個。不同不謂  
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  
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  
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  
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脚

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  
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  
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  
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詳垂覺一  
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  
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三句九字勾魂帖定情書

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于  
里姻緣着線牽、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  
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見好與他裁衣服、我  
如今先拏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鑲之類、月娘道  
及緊贊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

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綬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與後文上紙受辱對照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緣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久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粧皆嫁粧事一不可少者麻來一笑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碰銅錫盆淨桶火架

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借勢便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

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也又說孩子事多黑了爹問我爹曾

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總是媒人語妙絕 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鉗砸了個金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恰合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

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  
同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鑛子  
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  
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  
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  
的熟飯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哩些  
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  
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  
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  
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  
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睡

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見人家熱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前捕明文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雨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裏晒牙楂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曾、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遙一句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媒婆施人下水往往以此等語恨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

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舉保個人兒來。  
與你做伴兒，肯不肯？

筆尖狡滑之甚。

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

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

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

見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

使的用的是爲此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

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裡。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

道相

似

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

反如此接來真天工化工之筆。

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

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

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牙又烙了一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

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益了四個頭、馮謂之蠟使、其誣。媽媽擎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閑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窓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上桌鑊粄鏡架盒、確錫器家活推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盐笋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同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

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同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

自己擎托盤兒說道：「你這裡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了腳，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輒西轅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我比俺家的一樣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贊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

碟菜蔬節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半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厨下老嫗將嘎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一語。合讌。與他做一處說話。遞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遙。一目見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搭。西門慶玉茎是初皮。也心寫。巴酒停住不吃。掩上。

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襍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偏有閒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移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是手中分量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在上兩個且接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蹻起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毛疎秀。是會是既入後事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雙足。是正做時情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鬪勇。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牆兵。一個輪傍牌的。

上下夾迎臍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蹠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鬪多時。欵擺纖腰。再戰百回。換不去。以上已完

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臍膏落馬。須臾踩踏肉爲泥。溫緊粧呆頃。刻跌翻深澗底。大拔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毬頭力盡筋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疏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

一塊敗兵連地滾。

旣完後偏能又寫半篇文字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捺着心子。纏過相兼矣。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不

必用取賦殺語已伏死于西門手之

○一〇大樂事。

去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  
月走不的雨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晒鬢髮把鬢髮常遠  
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越禁不的  
他吮啄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椿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  
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纏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  
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要要然則猶未盡興  
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裡就兌了四兩銀  
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  
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  
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  
房裡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

通小慾。懶兒圖些油菜養口。又來叙老母。西門慶來一遭。  
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  
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勤勞。  
兒往宅裡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  
是不得開。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画童兒撞見婆子  
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  
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  
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  
們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  
是好。寫字的。拏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

鑿匠。我是那虛人兒。人情如水而出李瓶兒道。媽。媽子請着你就

是不開成日換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  
煩耳去嘴也趕不上在這里換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  
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  
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  
個拜佛的蒲甸兒來又襯月<sub>娘好佛</sub>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  
來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  
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施施跟了和尚去了罷了  
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慾打  
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  
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  
你死也這媽媽一直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

○反○趣○法○也  
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砌也醫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

我總到他前頭來吃他咭咭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

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擎銀子到門外

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

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说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

屋裡兒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  
必用玉簫問直照後文玉籍上東京安寧空處

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回來這一

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

他連今總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總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

必用

王  
集

蕭問

直  
照

後文

卷之三

上

東  
京

卷之二

卷之三

一空

處

兌出銀子與費四拏了庄子上去，又挿<sub>庄子</sub>就出去了。婆子走

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祖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又挿<sub>做親</sub>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針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計下漿，我明日<sub>參</sub>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見李



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  
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  
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  
○攏○爲○此○一○句○二○照○  
見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里小鬼  
兩頭來回抹油嘴終



